



# 我從西藏來

喬因·聰巴 原著  
沙千夢·黃心嶽譯

我們返回營帳，準備達賴喇嘛來營帳留宿，和準備他留宿時的種種需要，到了下午，我們聽到消息，知道中共要達賴喇嘛立即去探訪西藏中部，所以他將不能來營帳過夜。這消息令眾人都感到非常失望，我們得知達賴喇嘛只能來營帳和我們吃一餐午飯，逗留兩小時，便要離去。

很明顯的，達賴喇嘛已經不能自由做西藏人希望他做的事，而被迫要遵從中共的指使。

第二天中午以前，達賴喇嘛乘車到達營帳，歡迎會如常舉行。他讀出「完美的智慧」經文，作為對我們的祝福。讀完佛經以後，他和我們一起用午餐，午餐吃完之後，我們正式為他送上預備了的禮物。

達賴喇嘛收下禮物後，又把所有的禮物歸還給我們，他自己只選了一樣禮物：一卷寫着所有禮物的名稱和種類的清單。

他拿出自己的一件綉花袍子，送給基巴學派，另外還有幾捲手織的布料，然後對我說：「我的心願隨時都和你們在一起；我不能在這裏過夜，令我很心痛，但我和你們共渡過了兩小時，使我非常快樂。」

在離去之前，達賴喇嘛還給佩本寺剛登位的年幼戴斯斗方丈，舉行了剃髮儀式。

達賴喇嘛去了之後，我接到修曼寺來的消息，說修曼寺鄰近的寺院，有一位高級喇嘛，剛剛去世，要請我去主持葬禮儀式。亞剛士古和我的兩位僧人，立刻把我的包袱帶回西清，我自己和格尤華卡馬巴一起啟程，我往修曼寺，他在森都，因為達賴喇嘛要到森都探訪。臨別時他對我說：「一定要先完成自己的學習，然後才計劃擴展德羅斯的講堂。」

我們分手是在早晨七時，格尤華卡馬巴跨進一輛中共給他預備的車子，前往特李珠河。這早晨正在下雨，霧也很大，格尤華卡馬巴一下子便消失在霧中，連說再會的時間都沒有。我見到他從汽車窗口伸出手，向我揮動一條白哈達。其他同行的喇嘛朋友，也都各自離去，不久就只剩下我和兩位修曼寺的僧人。

經過了前幾天的忙忙碌碌，我忽然產生一種奇怪的和平與鎮定的感覺，我們一行三人騎着馬，越過有美麗風景的曠野，在七天旅程後回到了修曼寺。

我一回到修曼寺，便邀請所有的僧人和區域內所有的重要居民，齊集開會。我對他們說及達賴喇嘛的探訪，和他所作的演說。在開會的時候，我立刻了解到達賴喇嘛的處境，和他一樣，現在我也不能自由地說話，因為寺院裏已駐有很多中共官員。

我想，既然達賴喇嘛因為中共官員的壓力而要管束自己的言論，我自然也和他們一樣，一方面管束自己的言論，一方面盡我所能，向大家解釋我們面臨的處境。

我把我的心情和見解，說給我的秘書，幾位高級喇嘛和幾位重要居民代表知道，他們中有些已經和中共方面過不少接觸，但他們每一個人，都極為熱愛西藏，不過認為現在我們既然什麼都不能做，只有暫時接受中共的支配。

在這個時期，西藏拉薩的管轄權委員會，希望管轄權能包括西藏的東部，可惜中共已經把西藏的地區劃分，我們的這一區，被列入仙寧區(Srinang)。中共一向認為仙寧區不屬於西藏，他們說：「整個西藏是屬於我們的，尤其是仙寧區，這區域根本就不屬於西藏的一部份。仙寧區是屬於中國的，沒有可能把這一區列入西藏。」

我們自己一向都認為我們這些說西藏話，以吃糌粑(Champa)為主的人，是屬於西藏的人民。

我們的處境變得非常不安定，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，就是祈禱念佛，希望西藏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，會繼續統一的現在。

我在修曼寺辦完事後，便去鄰近的寺院，替剛去世的喇嘛舉行葬禮。

葬禮結束以後，我回到德羅斯，開會提出擴展寺院講座的建議。我們現在的講座堂，只佔寺院的一小部份地方，冬天聽講的只有部份僧人，所以選這地方，每每逢夏天，聽衆很多，時常滿座，地方就嫌太小。我希望依照德羅斯古第十世生前的心意，另建一座獨立的大講座堂。(聰巴士古第十世在完成了五間靜坐中心後，便想跟着擴建講座堂，他曾對大家說：「如果有敵人來摧毀寺院，我們其實根本沒有損失，一件功德的價值是永恆的。」)

我把我的計劃和秘書商量，告訴他，我除了向幾位富人要求捐助以外，更會動用我個人的財物，幫助新講座堂的建築。寺內各人都很熱心，我決定在我下

一次從西清回來時，帶一位佛學教授，來當這新講座堂的長期領導人。

過了幾天，我啟程去西清。這一次，亞富卡馬和九位僧人，以及我九歲大的小弟弟譚喬登夫卡卡尤理寺院的轉世方丈，和我一起去。

到達西清後，康德魯和我的多位好友，對我十分歡迎，他們本以為我不會再回來西清。這一次，我覺得西清寺裏的所有人的心情，都很混亂。康德魯說：「確是如此，他告訴我衆人心情混亂的原因，是因為寺院最近得到一個消息：特桑沙寺的西清仁波切，最近在錫金去世了。他是因為中共的侵入，才永遠離開了特桑沙寺的。他原準備在印度長住，並且想到印度各個聖地遊歷。」

就在西清仁波切離開西藏的時候，大家都已非常傷心，而康德魯却認為離開西藏可能是明智之舉。這令西清的僧人們更加感到混亂，怕康德魯也離去，但康德魯安慰大家，說他會在寺院，繼續多留幾年。

我能夠有機會再跟康德魯學習，使我非常安慰。我知道將來可能會沒有人再給我教導，所以這次我在老師身邊，不單感到有意義，還感到十分幸運。

雖然在夏天假期，我也沒有停止跟康德魯加倍學習，因此提前完成了佛教哲學和靜坐課程。我的老師要我以後改跟他的弟子根布剛沙，繼續學習。根布剛沙是西清寺裏六位高級教授之一，他不但博學廣知，而且道行很高。我想如果能請根布剛沙到修曼寺的新講座堂教授課程，那就最為理想了。

不過，儘管修曼寺和西清寺是友好，要請根布剛沙到修曼寺教學的事，首先還要先和西清的委員會、方丈、和康德魯商量。

商量的結果，他們慷慨的答應了我的要求，根布剛沙可以到修曼寺去教學，至於他在修曼寺會逗留多久，那就要看其他一切的情形而定。

我請根布剛沙儘快便去修曼寺，他同意在六個月後成行。這樣我就也只能在西清再停留六個月，便得離去。

我的靜坐學習雖然已經完成，但我還想增加更多的靜坐知識，教導他人學習靜坐。而且，佛理方面，我也希望學得愈多愈好。

這時，西清的高級僧人請我參加名師柏馬卡拉(PADMAKARA)的生日慶祝，我因為知道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在西清一連舉行十天，康德魯有時也會參加。西清的集會堂面積廣大，堂裏燈光柔和。燈光和牆上畫裏的金色互相輝映，非常美觀，那裏所燃的香，是種特別的香，特別香味充滿整個集會堂，佛壇上的奉獻品非常精緻，供奉用的糕餅上有牛奶雕刻，是種非常特別的藝術創作。生日慶祝會的第十天，有一個宗教舞蹈表演，是表達名師柏馬卡拉的八種神態的，另外更有一個大型舞蹈，表達出佛菩薩的強強性格，這個舞蹈由三百多位僧人演出，無衣和裝飾的設計，都按照歷史進行，非常美麗。來到看舞蹈表演的觀衆有男有女，約共一千多人。女人們在這一慶祝會特別開放歡迎的，本來她們都是很少有機會進入寺院，寺院裏美麗的佛壇，最使她們看得流連忘返。

慶祝會的最後一個儀式是「燈前念佛」。在大家一起同聲念佛之中，慶祝會緩緩結束，念佛是希望念和「佛」、「法」、「僧」中的「法」永遠合一。

這以後，我因為就快離開西清，所以我在西清的最後三個星期，便搬去康德魯的住所居住。

他給我最後的訓誥是：「現在你已經跟我的學了很多東西，但是你仍需要增加廣你的知識。大多數的知識，都來自受人教導，自己閱讀，自己默想。作為一位老師，不能拒絕授教他人，但同時，他也要時常學習，這就是菩薩走的道路。一面幫助他人，一面幫助自己，走向覺悟。」

「每一位教導他人的老師，都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言行，不論這位老師如何能言善道，他自己的理解有限，而又濫用語言教人，忽略字句的精神意義，這就是大大不應該犯的錯誤。」

因此，你要記得，你自己將永遠都會是一位學生。

西清的寺院委員會在我離去前夜，為我舉行了一個難忘的道別晚宴。

西清寺雖然屬於拿英馬學派，但它與多個學派的學生和教師，尤其精通噶居學派學說。當我就快離開這個包含廣闊的、友善的佛教團體時，我很不安於我就將進入一個比較狹窄的生活圈子。修曼寺的僧人，雖然同樣都會學習佛教和練習靜坐，但我們的寺院却很少有其他學派的僧人來到。那裏的一切，似乎都進展得很緩慢，尤其是德羅斯，當聰巴士古第十世去世以後，進展得更慢更慢，我甚至希望能復興寺院的精神，擴展寺院，使它也能夠和其他學派有接觸，作多方面發展。

根布剛沙答應來德羅斯教課，令我感到非常安慰。南格佑斯最近也開始有了進展，它的講座課程，吸引了很多其他學派的學者去到那裏。

亞剛士古雖然希望留在西清學習，但他仍願陪同我一起回去修曼寺。在回程途中，我們遇到了很多僧人，他們帶着一疊一疊的佛經，對我們發出一連串的問題，總是：「你們是學習什麼佛教哲學的？學習什麼靜坐方式的？你們是跟那一位老師學習的？你們屬於那一間寺院的？」

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問，原因是由於這一區內的僧人和居士們，都很希望學習多種不同的修行技巧。

中共對西藏的控制，這時已很明顯了，他們搜查每位行路人的包裹，盤問他們的身分，甚至拘捕了好多人。只是他們對西藏人還沒有作出太粗暴的行為。

就在我到達修曼寺的時候，我接到了中共的邀請，請我到中國探訪，同時希望我參加他們的中央委員會，我對他們說：「既然我的秘書已經加入了他們的中央委員會，那麼我即便沒有必要再參加，但假如我的秘書有事不能參與中央委員會的會議的時候，我便會代他去。我又說我的秘書比我經驗豐富，比我有用，而且他也可以代表我們說話。」

我熱切的希望中共不要否決我的意見，逼我加入中共中央委員會。我的僧人們却很明白中共可能會加重壓力來對付我。

## (十) 康巴人民的抵抗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，神聖的達賴喇嘛到印度探訪，參加慶祝佛陀釋伽牟尼成道的典禮，這種典禮，每百年才舉行一次，非常隆重。

他在印度逗留了幾個月，到一九五七年二月，才返回拉薩。

當他在印度的時候，他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很多的佛教徒。所有的西藏人都希望達賴喇嘛在印度的露面，會令這個情況好轉，所以大家都把心集中在這個願望上面，虔敬念佛。

每一年的新春，修曼寺都舉行宴會。宴會包括三天舞蹈表演，表演從日出到日落。我第一次參加了這舞蹈表演。表演以前，我很高興的努力練習，初時以為這麼努力練習，一定會使我很快進步，但事實却不如是，我發覺練習舞蹈加上適當的靜坐，令我更喜悅、更強壯。

## 徵請各方預約助印 大智度論

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龍樹菩薩造的「大智度論」，是論藏中流通最多，傳本最廣，最能普遍接引人深入佛法，得智慧法喜的一套論典。經妙蓮法師重新標點，印順導師校正。全書共十卷，精裝五鉅冊，三千八百頁，是入佛寶山的無上法寶。

現應道友要求，再印二千套提供講誦，歡迎發心隨喜助印預約。每套親取台幣七〇〇元，郵寄七五〇元。出書後每套含寄費九〇〇元。

來款請郵撥：「一〇七八二五五慈濟道侶雜誌社」

慈濟文化 雙月印書簡介表 敬請助印 隨緣 七十七年

一、般若心經家語解 于凌波著

三藏十二部中，字數最少卻流傳最廣、影響最大者，非「般若心經」莫屬。于凌波居士，以其學佛數十年的心得體驗，著成此書。從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的解題到「四大」、「五蘊」、「諸法空相」、「十二處」、「十八界」、「十二緣起」、「四聖諦」、「八正道」、「六度萬行」，以至於「究竟涅槃」，都分章詳述。讀者可以在輕鬆的閱讀中，得到正確、深入且系統井然的佛法觀念。(七十七年四月出書)

二、佛陀的故事 印順導師原著

本書為佛學泰斗印順導師專為兒童及青少年所作的一佛學課本，以淺顯通透的語句敘述佛教故事及佛法義理，在每一專題課目後，附有練習的問題，可以加深印象並提供進一步的思考。

為增加該書的趣味性、可讀性，每一單元都特別配以數幅彩色插圖，線條優美、設色鮮豔。不只小孩喜歡，就是大人看了也會愛不釋手，是一本老少咸宜的「佛學入門書」。(七十七年六月出書)

三、慈濟精美課誦 慈濟文化編印

自清代玉琳國師摘錄「禪門日誦」，列為早晚二課，後世佛子多數採用。但版本不一，屢傳屢刻，且前後錯謬或刪減省略，造成持誦者的不便與困擾。

今特將課誦前後略略處，一一加以補齊，並以電腦照相打字重新排版，務使節拍正確、板眼清楚，俾持誦者知所依從。分三十二開平裝及四十八開開麗型兩種版本，製作嚴謹、印刷精美，為坊間一再傳印翻版者所不能及。值得大家珍藏、持誦。(七十七年八月出書)

四、弘一大師 演說集 弘一大師講錄

弘一大師以名士之身走入佛門，卒竟中興南山律宗。其平生經歷與修持門行，感人、攝人之深，歷時數十年，始終未嘗稍減。

本書收錄弘一大師於民國三十年前後，在閩南一帶的弘法演說。透過文句，一代宗師的高風亮節，依稀如在眼前。另有大師輯錄之古代祖師格言，是道侶們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及學佛歷程中修心養性的最佳圭臬。(七十七年十月出書)

五、我從西藏來 喬因·聰巴 原著 沙千夢·黃心嶽譯

本書係轉述喇嘛喬因·聰巴在西藏學佛的詳細經歷，對西藏佛教「師弟相傳」的傳統特色，有生動的描述。閱讀該書，能讓我們清楚瞭解一位「轉世喇嘛」的人生經歷，更能讓我們深入認識西藏佛教的傳統特色。由此點看來，這本書是非常珍貴的；同時，這還是一本典型的佛教高僧自傳，他的喜怒哀樂、修行歷程，都值得讀者細細思量，一再玩味。(七十七年十二月出書)

助印者請郵撥帳號：「108254-5 慈濟道侶雜誌社」 台北市長安路二段五十五號六樓 慈濟文化服務中心。